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那些快乐 的时光

(印) 泰戈尔 著
李鲜红 涂 帅 贾艳艳 译
Rabindranath Tagor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那些快乐的时光

(印) 泰戈尔 著

涂 帅 李鲜红 贾艳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快乐的时光/(印)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著;李鲜红,涂帅,贾艳艳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0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43-9

I.①那… II.①泰…②李…③涂…④贾… III.

①散文集-印度-现代 IV.①I3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930号

书 名 那些快乐的时光

著 者 (印)泰戈尔

译 者 李鲜红 涂 帅 贾艳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7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643-9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我的回忆录	001
一 我的回忆	001
二 教育开始	002
三 里面与外面	005
四 仆役统治	014
五 师范学校	017
六 做诗	020
七 各种学问	021
八 我的第一次旅行	026
九 练习做诗	028
十 斯里干达先生	030
十一 我们的孟加拉文课结束了	032
十二 教授	034
十三 我的父亲	038
十四 和父亲一起旅行	044
十五 在喜马拉雅山上	053
十六 回家	058
十七 家庭学习	063
十八 我的家庭环境	067
十九 文字之交	073

二十 发表	078
二十一 巴努·辛迦	079
二十二 爱国主义	081
二十三 《婆罗蒂》	087
二十四 艾哈迈达巴德	089
二十五 英吉利	091
二十六 洛肯·帕立特	102
二十七 《破碎的心》	103
二十八 欧洲音乐	110
二十九 《瓦尔米基的天才》	112
三十 《晚歌集》	117
三十一 一篇论音乐的文章	119
三十二 河畔	122
三十三 再谈《晚歌集》	124
三十四 《晨歌集》	127
三十五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	134
三十六 卡尔瓦尔	137
三十七 《自然的报复》	139
三十八 《画与歌》	141
三十九 一段中间时期	142
四十 班吉姆·钱德拉	144
四十一 废船	147
四十二 亲人死亡	149
四十三 雨季和秋季	153
四十四 升号与降号	155

孟加拉印象	159
导 言	159
一八八五年十月	160
一八八七年七月	160
一八八八年,谢丽达	161
一八九〇年,沙扎德普	162
一八九〇年,迦利格拉姆	163
一八九一年,迦利格拉姆	164
一八九一年一月,沙乍德普附近	165
一八九一年二月,沙乍德普	166
一八九一年二月,沙乍德普	168
一八九一年二月,在路上	169
一八九一年六月,居哈里	169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0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1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3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4
一八九一年七月,沙乍德普	174
一八九一年八月,回卡塔尔克的运河汽船上	176
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日,蒂兰	177
一八九一年十月,谢丽达	178
一八九一年卡提克月(十月),谢丽达	179
一八九一年卡提克月(十月)三日,谢丽达	180
一八九二年一月九日,谢丽达	181
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谢丽达	182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波尔普	183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五月),波尔普	184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五月)十二日	184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五月)十六日,波尔普	186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波尔普	187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六月)三十一日,谢丽达	188
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谢丽达	189
一八九二年阿萨月(六月)二日,谢丽达	189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去格伦达的路上	191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谢丽达	192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沙乍普	193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沙乍普	193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沙乍普	194
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谢丽达	195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波利亚	196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日,纳托尔	197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九日,谢丽达	197
一八九三年三月,周二,巴利亚	198
一八九三年二月,卡塔克	199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卡塔克	200
一八九三年三月,卡塔克	201
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谢丽达	201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日,谢丽达	202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谢丽达	203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谢丽达	204
一八九三年七月三日,谢丽达	204
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谢丽达	205

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沙乍普	207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沙乍普	207
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三日,帕提萨	208
一八九三年八月(斯特拉文月)二十六日,帕提萨	209
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帕提萨	209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帕提萨	210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帕提萨	211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帕提萨	212
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帕提萨	213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谢丽达	214
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谢丽达	215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谢丽达	215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三日,谢丽达	216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谢丽达	217
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沙乍普	218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去狄革帕提阿的路上	219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去波利亚的路上	220
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加尔各达	220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波尔普	221
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波尔普	222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谢丽达	223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谢丽达	223
一八九五年二月(法尔冈月)十六日,谢丽达	225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谢丽达	225
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去帕布纳的路上	226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四日,谢丽达	227

一八九五年十月五日,库什提	228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谢丽达	229
成就人生	230
一 个体与宇宙的关系	230
二 灵魂意识	241
三 恶的问题	254
四 自我的问题	266
五 爱的实现	280
六 在行动中获得实现	295
七 美的实现	305
八 无限的实现	310

我的回忆录

一 我的回忆

我不知道是谁把画绘在记忆的画本上；但无论他是谁，他所绘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的画笔一五一十地把正发生的事描摹下来。他先经过理解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绘出来。他把很多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很多小的东西画大了。他面无愧色地把幕前的东西放到幕后，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总而言之，他是在画画，而不是在书写历史。

如此，从生活的表面来看，种种事件过去了，也在人的内心里留下了一套图画。这二者相符合却不是同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空闲去详查我们内心的画室。当中的一部分时常吸引我们的目光，但更大的一部分却总在无人看见的黑暗地带。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者老在作画；他何时才能绘完；想在哪家画廊陈列他的画作——谁知道呢？

几年前，当我被问到有关我过去的生活时，我便有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我本以为在那里为我的传记选取一些材料，我便能满意。后来我才发现，我一打开画室的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者的原创。散播四周的五颜六色，不是外界光线的反射，而是出自画者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激情喷发。因此画布上的记录可不像法庭上的证据那般言之凿凿。

虽然从记忆的库存里收集准确的历史这一尝试可能毫无结果，但在回顾这些图画时却有一种魅力，一种令我着迷的魅力。

我们旅行的路途，我们憩息的路旁小亭，在我们正在行走时还不是图画——它们太必需了，太明显了。但在进入夜晚的旅舍之前，我们再回望我们在生命的清晨所走过的城市、田野、江河、山坡，那时，在逝去一天的光和影当中，它们就真的是一幅幅的图画了。这样，当我有这样的机会时，我就好好地回顾了一下，而且觉得我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

我的兴趣被激起，难道只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往事而引发的自然情感吗？当然这其中必定有些个人的情感，可这些图画本身也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在我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永久留存的。但主题的好差不是写回忆录的唯一理由。一个人真实地体会到的事情，只要能使别人也能体会到，对于我们的同类来说也是重要的。在记忆中成型的画面如果能用文字写下来，它们在文学上也是配占一席之地的。

我的确是把我的记忆的画面当成文学材料来贡献的。倘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传，那会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样去看的话，这些回忆既无用处，也不完全。

二 教育开始

我们三个男孩子是在一起长大的。我的两个同伴^①都比我大两岁。他们师从老师学习时，我的教育也启蒙了。但至于那时我学了些啥，倒没在记忆中留下来。

① 指的是哥哥绍门德拉纳特和外甥——大姐的儿子——绍多普罗沙德，即下文中文六哥和萨提亚。泰戈尔的母亲共有十五个儿女，管理着一个四世同堂、人口上百的大家族。他排行十四，有六个哥哥，一个没活多久就夭折的弟弟，因而可以说他是家中最小的。

我时常能记起的是“天上淅沥下雨，树叶婆娑摇曳”^①。在学习这样的词句前，我刚经过像 kara, khala 这样的双音练习的狂轰滥炸；我念着“天上淅沥下雨，树叶婆娑摇曳”，这对于我来说是“原始诗人”的第一首诗。直至今今天，那些日子的欢乐图景还铭刻在我心上。我明白了，为什么韵律对于诗歌来讲是那么的必要。因为有了韵律，诗词似乎结束，但似乎又没有完结；倾诉结束，但它的回响犹在；心灵和耳朵互相不断玩着押韵的游戏。这样，我在自己生活的漫长日子里，在我的知觉中，一次次谛听到雨水淅沥声和树叶婆娑声。

我童年时还有一段插曲，在我心里记得很牢。

我们家有个记账的老先生，名叫卡拉什，他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他说话特别风趣，老是拿老老少少任何人打趣；新来的姑爷，新进的亲戚，都成为他特意嘲弄的对象。让人很疑心他就是死了，幽默也不会离他而去。有一次，家里的大人正忙着通过扶乩与阴间通讯，乩笔板上有一回画出了“卡拉什”字样。人们就问他那边世界里生活怎样。“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他回答道，“你们不用花费什么就想得到我死后才知道的东西吗？”

这位卡拉什曾为逗乐我，对着我叽里呱啦地唱着他自己编的歪诗。诗中我是男主人公，热切地期待着女主人公的来临。我在听他唱时，注意力全部关注在诗中一幅光彩照人的绝代新娘的画面上：她坐在未来的新娘的宝座上，从头到脚都戴着宝饰，还有从未听说过的豪华的婚礼准备。这些让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晕头转向；但是使这孩子感动的、让美妙欢乐的画面在他的幻想中飞掠过的，还是那迅捷铿锵的尾韵和摇曳回荡的节奏。

这两段通过文字引起的欢乐，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外，

① 孟加拉儿童初级读本里的韵文。

还有幼时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河上。”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学校生活的开端。有一天我看见我六哥和比我大一点的外甥萨提亚，两人启程去上学，把我丢在家里，因为我年龄不够。我还从未坐过马车，也未曾出过家门。因而当萨提亚他们回到家，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着上学路上遇到的惊险故事时，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老师试图以一句睿智的忠告再加一记响亮的耳光来驱散我的幻想：“你现在哭着闹着要进学堂，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闹着离开那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名字、相貌、脾性什么的，我已没有任何记忆了。但对于他那份量极重的忠告和分量更重的手掌的印象，现在仍然还未消失。我这一生还从未听过比这更为真实的预言。

我的哭闹使我年龄不到就被送到东方学堂去了。至于在那儿学了些什么，我是毫无印象的。但学堂中的一种体罚方式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心上：只要有不能背诵功课的小孩，都会被罚站在长凳上，两臂平展，掌面向上，上叠几块石块。关于这种体罚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导小孩对事物有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心理学家去讨论。我就这样在极其年幼的时期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最初接触文学是有其根源的，来自于仆人中流行的一些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语的查纳克耶^①的经文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②。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画面，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① 为古天竺哲士，辅佐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建立印度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统一王国——笈多王朝。西方学者多将其比为马基雅维里，实则查纳克耶不尚阴谋，而以王道自任，故东方学者誉之为“印度孔子”。其著作有《查纳克耶经》等行世，数千年来流传于五天竺，可谓家喻户晓，犹《论语》之于中国。

② 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初的诗。作者传为蚁蛭，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成书。全书是诗体，用梵文写成，主要写罗摩与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那是个阴天。我在靠大路的一个楼廊上玩耍。正玩着玩着，忽然，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了，萨提亚吓唬我道：“警察！警察！”我心中对于警察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但我能知道的是，一个犯了事的人一旦落入了警察的手里，那他必如一个可怜鬼不小心落入了鳄鱼的锯齿似的嘴巴里一样，掉下去就没有了。我实在想不出像我这样的无辜小孩如何才能逃脱那样无情的刑罚，一下子就逃窜到了里屋^①，后背发凉直抖，想着警察还在后面追来呢。我忙把这大祸临头的噩耗向我母亲吐露，但她似乎并不慌张。然而，料定再出去会不安全，我于是坐在母亲房间的门槛上，读着我母亲她姑妈的一本书面包裹有大理石纹纸面包书皮、书页已折角的《罗摩衍那》。四合的楼廊，天井似的内院，午后阴暗的微光洒落在院子里。我的姑奶发现我正为书中的一段悲惨情节哀哭时，过来把我的书给拿走了。

三 里面与外面

我幼年不知奢侈是什么。总体来说，那时的生活水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此外，我们家的孩子也不用过分照顾。事实是，照顾的过程对于监护人来说也许是偶尔为之的乐事，可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纯粹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要受仆人们的管教。为了不给他们自己添麻烦，他们几乎抑制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免于娇生惯养的自由弥补了这种约束压制的不足。我们的心灵由于没受到持续的溺爱、纵容和漂亮衣着的诱惑，因而显得清澈明亮。

^① 泰戈尔家族是个宗法联合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像个村庄。在府邸里，已经成婚的成员有自己单独的住所。男的住在外屋，女的住在里屋。

我们所吃的饭菜同珍馐佳肴沾不上边。我们所穿的衣服只会招来当今小孩的讥笑。在我们不满十岁时，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我们穿鞋袜。天冷的话，就在身上的布衣上顶多加上一件棉布外褂。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吃穿是很差的。不错，当我们年迈的裁缝尼亚玛蒂有时忘了给我们的外衣上缝上口袋时，我们会提出抗议，因为那时还没有哪个小孩家里穷到连把衣服口袋装满的零花钱都没有的地步。由于老天爷慈悲的施与，富贵人家和穷苦人家的小孩其财富倒也相差不大。我们那时每人有一双拖鞋，但多半不会穿在脚上。而是把拖鞋踢到前面去，追上去再踢，这种习惯使得每一次拖鞋都受到重击，跟拖在脚上一样容易磨损。

我们家里的长辈无论在衣、食、住、行、谈话、娱乐还是其他方面，都与我们相距甚远。我们瞥见了他们的饮食起居，我们却触及不到。现在的大人们把自己放得过低，对小孩来说，他们太容易接近了，从而成了小孩各种欲求的目标。我们的东西可从来没有一件是能毫不费力就得到的。很多小得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稀罕。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抱着这种奢望聊以自慰：待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就能够得到遥远的未来为我们储存的心爱的东西。这样，无论我们得到的是多么微小的东西，我们心里的快乐却是无以复加的；从果皮到果肉，我们从来舍不得扔掉一星半点。今天家境富裕的孩子所获得的食物，多半没有被消化而给糟蹋掉了；他们世界的大部分都在他们身上浪费掉了。

我们常在外屋东南角的仆人房里度过光阴。仆人中有个叫夏玛的，来自库尔纳地区，黝黑黑、胖乎乎的，留着卷发。他把我放在屋里一个他选好的地方，用粉笔在我站的四周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一本正经地竖起指头警告我，说只要我一越过这个圆圈便会有灾祸临头。而这样的灾祸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倒不是十分了解，但一阵

巨大的恐惧还是紧攫住了我。我曾在《罗摩衍那》中读到，悉多因为走出了罗奇曼所画的圆圈而遭遇了可怕的灾难，因此我不敢怀疑眼前的这种可能性，只好一动不动地呆在那个地方。

在这屋子的窗台下有个水池，一道石头台阶直达水面；水池西头的院墙边有一棵参天榕树；南头还有一行椰子树。我在那个圆圈里转着，靠近窗台，透过拉下来的百叶窗，一整天像看画本似的不断凝望着下面水池四周的风景。从一大早开始，住在这附近的人就一个个地来水池沐浴了。我知道每个人在什么时候到来，也熟悉每个人独特的沐浴方式。有个人用手指头堵上耳朵，在水里泡上那么几下就走了。还有个人不敢整个身子下到水里，只把浸湿了的毛巾在头上拧几下便觉心满意足。再有个人小心地用两手飞快地划拨开水面上的脏物，而后在一阵突然而来的冲动之下，一头扎进水里。有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征兆地从台阶顶上一下跳到水里。还有人缓缓地、从台阶上一步步走进水里，嘴里还念着晨经。有的人总是急匆匆地一洗完就回家。还有人一点儿也不赶，悠闲地洗着，洗完又好好地擦拭一番，把湿的浴衣换下穿上干净的，再仔细地整理着腰边的褶子，然后在外屋的花园里绕上几个弯，采上几朵花，这才慢悠悠地回家去，浑身洋溢着因干净清爽而带来的愉快。沐浴一直要到晌午才告完毕。之后沐浴场因没有任何人影而归于沉静。在水池里只有一些徐徐晃水的鸭子还在寻找水蜗牛，或是整天不停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寂静覆盖水面后，我整个的注意力就被榕树下的影子吸引住了。有几条从空而来的树根沿着树身爬下来，在树的底座绕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黑圈。仿佛对于这片神秘的区域，宇宙的法令还没有找到入口；仿佛从古老世界的梦幻乐园里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徘徊着进入现代的光明当中。我在那里都看了些什么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关于榕树我后来写道：

交错盘杂的根从你枝身上悬垂下来，
噢，古老的榕树，
你像忏悔中的苦行僧一般日日夜夜伫立着，
你可曾记得那个孩子，
他的想像与你的阴影戏闹？

惜哉！那棵榕树已经不在，那面照着这位庄严的树大王的水镜也不复存在了！许多曾经在水池里斋戒沐浴过的人也一同随着榕树的影子模糊了。那个看着这一切的孩子也长大了，正在计算着那穿越这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日夜之交替，而这错综复杂的事物便是他扔在四处后又把他包围起来的树根。

走出家门对于我们来讲是禁止的。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走遍全部屋子的自由。我们只好从栅栏里面往外窥视自然。有一件我们触及不到的、无限的东西，那叫“外面”，它的闪光、声音和香气，时常从栅栏的空隙里触摸我。它似乎在栅栏外摆出许多想同我一起玩耍的姿态。可它是自由的，我是受束缚的——我们不可能相会。这种诱惑因而更加强烈。如今那道粉笔线是抹掉了，但那个禁圈仍然存在。远方的依然遥远，外面的依旧远离我；我回忆起我长大后写就的一首诗：

驯养的鸟儿在笼里，自由的鸟儿在树林，
机缘到了，他们相逢，此乃命中注定。
自由的鸟儿叫道：“哦，我的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儿悄声道：“来吧，让我们都住在笼子里吧。”
自由的鸟儿道：“在栅栏里哪有展翅飞翔的空间呢？”
“可怜呐，”笼中的鸟儿叫道，“在天空中我不知道哪里栖止了。”